

# 論語本原

黃瑞云 注評



中原出版傳媒集團  
大地傳媒 中州古籍出版社

# 論語本原

黃瑞云 注評

中州古籍出版社  
· 鄭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论语本原 / 黄瑞云注评. — 郑州 : 中州古籍出版社, 2018. 1

ISBN 978-7-5348-7612-7

I. ①论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儒家②《论语》-注释  
IV. ①B222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15577 号

出版社: 中州古籍出版社

(地址: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邮政编码: 450002)

发行单位: 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 河南大美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640mm×960mm 1/16

印张: 35.75

字数: 462 千字

版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59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# 序

## (一)

早在二十世纪末，黄瑞云先生就对我说，他的著作，每一部都想请一位同学写篇序，作为同窗情谊的纪念。我自己觉得，对《论语》可能相对熟一点，就说将来我为你的《论语本原》作序。一晃过去了十几年，两个月前，他的《论语本原》书稿寄来了。开始我也没有太在意。不料一读之后，心情立即感到紧张。琢磨了许多天，感到不知所措。自己从小在家乡读《论语》，进武汉大学读《论语》，毕业后当教师教《论语》，时间长达六十多年，原来对《论语》仍然是囫囵吞枣；瑞云在书里发掘的问题，提出的新见，我连想都没有想过。《论语·子张》篇子贡曰：“夫子之墙数仞，不得其门而入，不见宗庙之美，百官之富。”翻开《论语本原》，我正有子贡那种感觉，面对这座巍峨的宫殿，不得其门而入。

彷徨了很长时间，我终于找到了打开这座宫殿的钥匙，就是书前的“凡例”。“凡例”五说：“没有前人指引，后人会寸步难行。但前代注疏受时代的局限，大多重视文字的训诂，忽视书中前后有关章次的联系，忽视语言的特定环境，忽视文章内在的深层含义，以致有些

章句不无误解。”古代经学家这三方面的忽视，恰好是瑞云这三方面的发现，也正是《论语本原》最为重大的特色。

为了行文的方便，后面《论语本原》简称《本原》，凡称《论语》均指《论语》原书。

## (二)

《论语》是孔子弟子们对尊师言论分散的记录，孔子去世半个多世纪后才由他的再传弟子们编纂成书。由于没有先例可循，编纂时只是将记录的简牍收到一批即编成一篇，完全没有考虑这些言谈的先后，因而极为混乱。瑞云发现书中不少地方将一段话分编成了两章或三章。古代经学家“大多重视文字的训解”，而“忽视书中前后的联系”。这些分割的章次，要组合在一起才理解得更为准确。兹举《本原》组合的数章为例：

子使漆雕开仕。对曰：“吾斯之未能信。”子说，曰：“三年学，不至于毂，不易得也。”

孔子叫漆雕开去做官。漆雕开回答说：“我对做官还没有很好学习，（现在还不行啊！）”孔子听了很高兴，说：“学习了许多年，竟然不想做官，这样的人不易得呀！”（“吾斯之未能信”，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：“仕进之道未能信者，未能究习。”故译作“还没有很好学习”。）

冉求曰：“非不说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”

子曰：“力不足者，中道而止，今女画。譬如为山，未成一簣，止，吾止也。譬如平地，虽覆一簣，往，吾往也。”

冉求对孔子说：“我不是不爱夫子之道，实在是力量不足。”孔子说：“力量不足，总要到半路才停止，现在你却无故突然中断。我告诉你，譬如我要用土堆山，堆到最后只差一筐土了，如果停止，（山就堆不成了，）还不是我自己停止的。又譬如我要填平空地，哪怕刚倒了一筐土，只要继续进行，（空地肯定可以填平，）还不是我自己完成的。（关键在于自己努不努力，你怎么说是力量不足呢！）”

子曰：“富贵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。饭蔬食，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

孔子说：“富贵如果是值得求的话，即使是做手执鞭子的随从人员我也干。如不值得求，那就按我的爱好过吧。吃蔬菜饭，喝点水，枕着胳膊睡着，乐趣也在其中。不义的富贵，对我来说，就如天上的浮云，（同我毫不相干。）”

季康子问政于孔子。

孔子对曰：“政者正也。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？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行。苟正其身矣，于从政也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”

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才能行政。孔子回答说：“行政也就要行正。你带头行正，谁敢不行正？如果自身行正，不用严厉的命令也行得通；如果自身不行正，即使用严厉的命令也行不通。真能自身行正，对于行政还有什么难的；如果不能正自身，怎么能去正别人呢！”（其，犹己也。）

上引四章，我的译解虽然笨拙，意思大致不差。每章内容完整，结构严密，文辞顺畅。其实四章书是由《论语》书中九章组合而成的。

前面每一章是原两章的组合，最后一章是原三章的组合。

还有一种残缺的组合，也举一例：

林放问礼之本。

子曰：“大哉问！礼，与其奢也宁俭；奢则不孙，俭则固，与其不孙也宁固。丧，与其易也宁戚；〔易则□□，戚则□，与其□□也宁□。〕”

本章也是两章的组合，然而却是残缺的。《八佾》篇“林放问礼之本。子曰：‘大哉问！礼，与其奢也宁俭；丧，与其易也宁戚。’”——《述而》篇“奢则不孙，俭则固，与其不孙也宁固”，肯定是“礼，与其奢也宁俭”的进一步说明。由此推测，“丧，与其易也宁戚”后面也应有相应的说明，但在《论语》书中找不到。这只能是编纂《论语》时脱漏了一简。按前段句式推知，脱漏的那三句应该是“易则□□，戚则□，与其□□也宁□。”

在《论语》书中，这种本系一章而割裂成为两章或三章者甚多，古代注释家都只就每一章的文字进行训解，没有谁注意这些被分割章次之间的联系。《本原》将这些被分割而又分散编在不同篇中的章次详加分析并加以组合，部分地复原了两千多年孔子言论的原貌。重新组合，内容更为完整，也更能准确理解。《本原》全书将原分开的五十七章组合成为二十七章。将分割的章次组合，是否改变了《论语》的原文呢？一点也没有。为尊重经典的严肃性，《论语》原文没有做任何改动。所有的组合章全放在相应各章的星评中。

其实书中还有一些本是一章而被分割的章次，彼此内容联系紧密，可能是不同的人所记录，词语不相衔接，因此不能组合在一起，只能在星评中加以说明。

### (三)

由于古代注释家们“大多重视文字训诂”，而“忽视语言的特定环境”，以致造成理解的错误，《论语》历代注疏这方面的情况颇为不少。

《学而》篇，子曰：“父在观其志，父没观其行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后两句还在《里仁》篇重出。历代注家作过各式各样的曲解。《本原》认为，这话孔子一定是针对某个具体的人的评说；而不是作为一条普遍性的孝道标准。父，有各式各样的父；道，有各式各样的道。如果其父是贤人，“无改于父之道”当然不错。如果其父是坏人，“无改于父之道”怎么能行？考查《子张》篇曾子曰：“我闻诸夫子，孟庄子之孝也，其他可能也，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，是难能也。”“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”，正是“无改于父之道”，可知所说是针对孟庄子说的，并不是作为一条普遍性原则。

《子罕》篇，子曰：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矣！”此话还重出于《卫灵公》篇，前面多“已矣乎”三个字。古代注家解释说，这是“孔子疾时人薄于德而厚于色”（何晏集解）。《本原》认为，如此理解极其错误。孔子赞扬过如此之多的贤哲，交往了如此之多的朋友，门下有如此之多杰出的弟子，怎么会说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”？怎么会用一句话否定全社会的士人？这句话分明见于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。孔子在卫国，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同车，使孔子为次乘，招摇过市。孔子感到耻辱，就说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”。话是针对卫灵公说的。身在卫国，公然批评他的国君，所以故意把话说得笼统一点，听者自然明白。然而注释家们却未曾注意，总说是孔子对“时人”的批评。

《卫灵公》篇，卫灵公问陈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，军旅之事，未之学也。”孔子以诗书礼乐教，说他未闻军旅之事，似乎说得过去。如此注释家们就极力论述孔子不懂军事，还引用



《左传》哀公十一年孔文子要攻打大叔疾，问于孔子，孔子也说“甲兵之事未之闻也”，证明孔子确实不懂军事。话都是孔子亲自说的，还用得着怀疑？其实完全不然。《本原》用了相当多的篇幅，论述了孔子虽不是军事家，但决不是完全不懂军事。他认为“有文事者必有武备”，且有参与指挥战斗的实绩，《论语》书中也不乏战略性的论述。卫灵公“问陈”之时已进入暮年，毫无能为。当时卫国正发生蒲公叔氏的叛乱，孔子极力主张讨伐，卫灵公没有听取。“问陈”也就没有任何意义，故孔子不屑于回答，所谓“军旅之事未之学也”是一种搪塞之辞。注释家们不考虑说话的背景，错会了孔子的意思。本章后面有“明日遂行”一句，这是孔子对卫灵公彻底失望的表现，注家也都没有注意，却极力去解释孔子真不懂军事。注家引用孔文子要攻打大叔疾访于孔子的事，更属荒唐。孔文子怂恿大叔疾“出其妻”，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。大叔疾却又引诱前妻的妹妹，因此孔文子要攻打他。这种肮脏不堪的勾当，孔子值得去理会吗？孔子回答“甲兵之事未之闻也”的真正用意非常明白，怎么能说明孔子真不懂军事呢？

这些章例说明注释家们“忽视语言的特定环境”，不看说话当时的客观背景。造成理解的错误，上面举的不过是两例而已。

#### (四)

由于古代注释家们“大多重视文字训诂”，而“忽视文章内在的深层含义”，这方面的情况也很严重。前段举的孔子说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矣”“军旅之事未之学也”，就很典型。历代注释家，都不注意孔子当时的心境，没有注意到孔子特殊情况下的口气，都只就字面上的意思进行训解，甚至不惮其烦去寻找毫无意义的旁证。

有些看似简单的语句，也长期错误地理解。

如《为政》篇，子曰：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”可以为师矣，注释家无不解释为“可以为人师矣”“可以做老师了”。似乎谁都

没有想过，如果水平太低，即使“温故而知新”也未必就能做他人的老师。《本原》解释，不是说“温故而知新”即可以作他人的老师，而是说用“温故而知新”这种自学方式，可以作为自己的“老师”。注释家们全都忽视句中精彩的修辞。

《泰伯》篇，子曰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”注释家们也都是就“字”论事，解释为“言不在此位则不得谋此位之政”。但孔子一定是针对某种不可能或不应该“谋其政”的环境下说这句话的。在正常情况下，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”，并不正确。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；在自己的祖国，自己的组织，如果眼看到出现了严重问题，难道就可以袖手旁观，任其溃败？孔子本人从来就不是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”。由于原文没有记录反映语言的背景，注释家就应该进行分析，告诉读者怎样正确地理解这句话的内涵。《本原》对此作了翔实的说明。

《先进》篇中曰：“子畏于匡，颜渊后。子曰：‘吾以女为死矣！’曰：‘子在，回何敢死！’”有些注释者没有看到颜渊这话表现的真挚的情感，却费很大力气去论证，作为弟子在什么情况下当死，什么情况下不当死。把一句无限深情无比精彩的话咀嚼得索然无味。《本原》则说：颜渊这话说得聪明至极，再没有任何语言比这话更能表达他们师徒生死相依的情感，没有任何语言比这话更能表达颜渊对孔子的钦敬。

《八佾》篇，仪封人见到孔子后，出曰：“二三子何患于丧乎，天下之无道也久矣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。”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：“木铎，施教时所振也。言天将命孔子制作法度以号令于天下。”后来的注释者同孔安国之说也大体相近。注家们意识到了这句话的大致意思，但都未能表达出语言的修辞意蕴。《本原》认为，仪封人的话是比喻性的，谓天将以孔子为木铎，巨大的铎声将震响天下，暗喻孔子之道将影响或改变世界。

《论语》书中诸如此类貌似平淡无奇而实相当深厚的话，《本原》为此作了很大的努力，揭示了不少深刻的内涵。

## (五)

瑞云在他的古典文学选注或评注书中，将自己独特的见解，于一般注释之外，另用一种以“★”为标志称之为“星评”的方式表达，《论语本原》也是如此。若干年前，瑞云即写有关于《论语》的独特见解一百好几十条，总称之为《论语管窥》，在多种报刊上发表，现在全纳入《论语本原》的星评。“凡例”六概括星评的内容基本上是四个方面，即“辩正影响较大的误解”，“辨析古人突出的分歧”，“考证有关的史实”，“解说特殊的问题”。

如《里仁》篇，子曰：“苟志于仁矣，无恶也。”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：“苟，诚也。言诚能志于仁，则其余终无恶。”后来注家的解释也基本相同。《本原》认为“志于仁”便一切皆善，不再有错误，不可能那么绝对，甚至是不可能的。本章应联系上一章理解，两章本应就是一章。上章子曰：“唯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。”又曰：“苟至于仁矣，无恶也。”苟，若也。孔子之意，谓只有仁者能亲近人，也能厌弃人。如果人家有志于仁了，就不要厌弃了。

《述而》篇，子曰：“自行束修以上，吾未尝无诲焉。”“束修”又作“束脩”。本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，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。束修，谨束修絮之意。束脩，十脰脯也，即十束干肉。因古籍中“修、脩”二字混用，以致造成误解。《本原》认为孔子收一点进贽之礼，未必只收十条干肉，不收别的，没有这个道理。十条干肉，微不足道，也用不着写进《论语》。孔子“不为酒困”，肯定喝酒，也就会有人送酒，《论语》中毫无反映。送点小小礼品，属于一般生活事务，并不重要；谨束修絮的品格，涉及做人的本质，才是重要的。孔子之意，谓不管是谁，只要谨束修絮而来，我没有不教诲的。辩正影响较大的误解，这两章的解释是典型的例证。

辨析古人突出的分歧，《论语》中也颇不为少，举一个典型的例

子。《八佾》篇，子曰：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也。”本章古人就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解释。邢昺说：夷狄即使有君主，还不如中原诸侯混乱之时。朱熹引程颐说：“夷狄且有君长，有为的君主，不如诸夏之僭乱反无上下也。”直到现在，大多仍相信邢昺之说，杨伯峻先生就翻译为：“文化落后地区虽然有个君主，还不如中国没有君主哩！”古代在一般情况下，由于社会历史进程的迟速与文化水平的差异，“夷狄”不如“诸夏”是用不着说的。正是因为夷狄也有杰出的君主，孔子才说这话。但是程颐之说，从原文的语言结构上似乎很难说通。《本原》解释说，问题关键在于不要把“不如”理解为“比不上”，而要理解为“不像”。孔子之意，谓当夷狄“有君”之时，不像中原诸侯混乱之日那么糟。《本原》并引用元代潘荣《通鉴总论》所举许多少数民族的杰出君主作为旁证。这场经历千年的分歧，就彻底解释清楚了。

考证有关的史实，《本原》书中非常之多。如《公冶长》“子谓南容”章，考证南容与南宫适不是同一个人；如“宰予昼寝”章，为宰予的“冤枉”平反；如“宁武子”章，解释为什么说宁武子“其愚不可及也”；如《为政》篇“吾与回言终日”章、《宪问》篇“颜渊死”章论证颜渊死时年四十二，而不是年三十二；《颜渊》“司马牛忧”章，考证孔子弟子司马牛不是桓魋之弟司马牛，如《卫灵公》“臧文仲”章，说明臧文仲“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予立也”，等等，无不考订翔实，论证充分。

至于解说特殊的问题，全书所在多有。举特殊而又特殊的两章。

一是《宪问》“公伯寮”章：“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。子服景伯以告，曰：‘夫子固有惑志，于公伯寮，吾力犹能肆诸市朝。’子曰：‘道之将行也与，命也；道之将废也与，命也！公伯寮其如命何！’”情况是如此之严重，以致孔子提高到了“道”之将行将废的程度。然而何晏集解所引“孔曰”“郑曰”仍然只作一般文字的训诂。只有朱熹在“或问”中提到此事必发生“在堕三都出藏甲之时”，但朱熹集注《论

语》时却只字不提。《本原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，说明是鲁定公十四年，孔子“由大司寇行摄相事”，“与闻国政”，以子路为季氏宰；提出“臣无藏甲，大夫无百雉之城”，试图削弱三桓特别是季孙的势力，同季桓子发生尖锐的矛盾。孔子知道季孙的矛头是针对他的，如此被迫带领弟子们“去鲁適卫”。这是孔子生平经历最大的转折，一去十三年，终季桓子之世孔子不回鲁国。自古至今研究《论语》的学者叙述孔子“去鲁適卫”都说是孔子周游列国，推行他的政治主张。瑞云先生却说孔子是被迫“出奔”。并将这一重大事件写入《孔子世家》。

二是《乡党》“色斯举矣”章：“色斯举矣，翔而后集。〔子〕曰：‘山梁雌雉，时哉时哉！’子路共之，三嗅而作。”本章语言干涩难懂，自来《论语》注家不得其解。朱熹谓“此上下必有阙文”。《本原》对该章逐字逐句进行了分析，总算弄清了它的基本内容，做出了迄今为止最为明白的解释。

《本原》书中三百几十条“星评”，内容极其丰富，远不是这四个 方面所能包括。例如，由于《论语》系多人记录，记录者水平有高有低，编纂又相当混乱，甚至有简牍脱漏，因此有些章语言不顺。古代注家往往强行解释，最终仍然莫衷一是。如“子罕言利与命与仁”章就是如此。还有若干半截子语句，如“子曰‘君子不器’”，“子曰‘以约失之者鲜矣’”等等，内容很不完整。还有一些可能错误的记录。如《阳货》篇“公山弗扰以费叛”，内容与史实不符，只可能是传闻之误。如《季氏》篇“益者三友”章、“益者三乐”章、“侍于君子有三愆”章、“君子有三戒”章、“君子有三畏”章、“君子有九思”章等，《尧曰》篇“子张问于孔子”章，这些章语言板滞，内容混乱，与前面孔子言论完全不类。诸如此类的现象，也有若干“星评”加以说明。

## (六)

李正宇先生在瑞云《老子本原》序中说：“古籍研究的基础是训

诂，三十年前，余与瑞云从学于训诂名家刘博平、黄耀先、周大朴诸先生门下，而瑞云独步堂奥，得承师门，训诂功力之深，于此书可见一斑。”正字此序作于一九九〇年，时间过了十七年，瑞云虽已届高龄，而精神矍铄，功力更日益精进。《本原》训诂一丝不苟，根据“不轻疑”也“不轻信”的原则，既充分尊重前人注疏，又纠正不少前人错讹。兹举极为精彩的数例，也以见此书之一斑。

如《学而》篇有子曰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，其后段云，“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”。注家都不训“知”字，以为为常训，知道、懂得之意。懂得“和”而和，但下句“不以礼节之，亦不行也”就是不懂得“和”，两者前后矛盾。《本原》引《礼记·乐记》“知诱于外”郑玄注：“知，欲也。”认为“知和而和”之“知”，正应训“欲也”，引申为追求之意。无原则地追求“和”而和，“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”。如此训解，文章意思才顺畅。瑞云在《庄子本原·养生主》解释“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”之“知”，也训“知，欲也”。但“知也无涯”之“知”是名词，“知和而和”之“知”是动词，其基本词义则一致。

如《为政》季康子问：“使民敬，忠以劝，如之何？”孔子对曰：“临之以庄则敬，孝慈则忠，举善而教不能则劝。”劝，注家都训为“劝勉”。“举善而教不能则民劝勉”，怎么理解都不顺畅。《本原》引《战国策·宋策》“荆王大悦，许救甚劝”高诱注：“劝，力也。”《秦策》“则楚王应之也必劝”高诱注：“劝，进也。”鲍彪注：“劝，乐之也。”《说文》“劝，勉也”段玉裁注：“勉之而乐于相从亦曰劝。”认为“举善而教不能则劝”之“劝”，正应训“力也，进也，乐之也，悦从也”，句意谓举善而教不能则民乐于相从，努力上进。如此训解，意思就通顺了。

如《里仁》篇，子游曰：“事君数，斯辱矣；朋友数，斯疏矣。”何晏集解曰：“数谓速数之数。”说得不够清楚。如此注家或解作事君交友不能进行得太快，或解作不能过于烦琐，或解作不能过于亲密，

都不得要领。刘宝楠更解作不能数己之功劳，或数君友的过失，猜谜似的，离题更远。《本原》说，“速数”也者，指其态度而言，没有诚信，变化无常之意。事君数，谓朝奉秦廷而暮游楚国；朋友数，谓今日密昵而明日仇讎。才是事君取辱，交友致疏的根本原因。

如《先进》子曰：“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”注家都不训“言”字，解释都含糊过去。《本原》说，“言”之为言“念”也。心有所思口出声为念。《法言·问神》：“言，心声也。”《释名·释书契》：“言，言其意也。”是“言、念”义通。颜渊死，其父请以孔子之车为椁。孔子不肯，说我的儿子死也有棺而无椁。尽管你的儿子有才，我的儿子无才，每个人都是怀念自己的儿子的。引申而言，可以说每个人都是痛惜自己的儿子的。如此训释，“言”字就落实了。

如《宪问》子路问事君，子曰：“勿欺也，而犯之。”注家都只解说大致的意思，没有谁训释句中的“而”字。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：“事君之道，义不可欺，当能犯颜直谏。”后来注家也没有超过孔安国的解释。《本原》注：“而，能也。”引《淮南子·原道》“行柔而刚，用弱而强”，高诱注：“而，能也。”又，“能”与“宁”一声之转，故两字相通。《诗·小雅·正月》“宁或灭之”，《汉书·谷永传》引作“能或灭之”。“勿欺也，而犯之”，意即对君上不要欺骗他，宁可冒犯他。一个“而”字训诂正确，整章旨意便十分明畅。

如《子张》篇，子游曰：“子夏之门人小子，当洒扫应对进退，则可矣，抑末也。本之则无。”子夏闻之曰：“噫！言游过矣！君子之道，孰先传焉，孰后倦焉，譬诸草木，区以别矣。君子之道，焉可诬也？有始有卒者，其为圣人乎！”前人对子夏的这段话的训解有好几处值得研究，特别是“孰先传焉，孰后倦焉”究竟是什么意思。何晏集解引包咸曰：“言先传业者必先厌倦，故我们人先教以小事，后将教以大道。”后来的注释者都没有超出包咸的理解。连朱熹也说：“倦，如海人不倦之倦。”此纯系望文生义。《本原》据《集韵》“勤，勤力也。或作勑。”《广韵》“勑，或作倦。”是“勤、勑、倦”三字皆通，勤力

也，努力进行之意。“孰先传焉，孰后倦焉”，“传”与“倦（勩）”互文；意即哪种学问先传授，哪种知识后进行，有一定的顺序；自然是小事先教育，大道后传授。如此训解，文章含义便豁然贯通。

诸如此类词义的训诂，《本原》中词例多达好几十处。“凡例”中确定“凡提出新的解释”，要做到“词义则必有训诂来源”，“内容则必有事实根据”，“务使文辞更为顺畅”，“并尽可能提供旁证”；《本原》中所有新的训解，都满足了上述四个条件，要求极为严谨。《本原·凡例》仅仅七条，言简意赅。特别是五、六两条，区区两百五十来字，简直比得上一篇研究如何注释古籍的论文。

### (七)

《论语》成书至今近两千五百年，可称为儒家学派的第一经典。经过历代经学家的注释疏解，自古至今研究著作多不胜数；而黄瑞云竟能发掘《论语》书中沉埋两千多年的奥秘，辩正历代注疏中如此之多的误解，提出如此之多的新见，而且论证极为严谨，为《论语》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。《本原》在“《〈论语〉的编纂及其特点》”一文中说，由于汉代郑玄注已经失传，现存主要的《论语》注释大著，三国魏何晏等人的《论语集注》是第一里程碑；南朝梁皇侃《论语义疏》也已不存，北宋邢昺《论语正义》（即邢昺疏）是第二里程碑；南宋朱熹《论语集注》是第三里程碑；清人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是第四里程碑。我相信，黄瑞云先生的《论语本原》当之无愧是研究《论语》的第五里程碑，将经历了二十多个世纪的《论语》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
### (八)

一九五四年我们考入武汉大学，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，国家一派兴旺景象，同学们绮丽年华，意气风发，感到我们的前景，真是花光百里，灿烂辉煌。瑞云是我们的班长，他既管学习，又管生



活，很受同学们爱戴。到三年级时，全班仅二十九名同学，成绩大多相当优秀。毕业在即，前程在望。不料突然发生意外，班上每一个成员都受到严重影响。一九五八年毕业，竟没有一个人留在武大，各自走上了坎坷不平的人生路。瑞云尤为艰苦。他出身山区农民，童年时候即由家庭包办“成了亲”，有沉重的家庭负担，又遭受父亲不幸、儿女夭亡的惨痛。在长达二十年的漫长岁月里，同样未能正常地工作。四次下放劳动即有五年待在农村，“文革”时期还在“牛棚”关押了许多年月。瑞云有湖南山区农民的韧性，不管遭遇怎样的坎坷，生活多么艰难，而矢志不渝。哪怕在山林旷野，地角田头，也随身带着书本纸笔，坚持学习。不幸的经历也有“幸运”的一面，扩展了他生活的领域，开拓了他思维的视野，加深了他对社会人生的认识，使他成为当今世界杰出的寓言家。而今十几亿中国人认识黄瑞云的人可能太少，而不认识《陶罐和铁罐》的人可能就不多。但谁知道这两只不朽的罐子正是黄瑞云被关押在牛棚里“深挖洞”时在深深的地洞里发现的！历尽艰难曲折，到“文革”尚未结束，瑞云就得到了解脱，进入了华中师范学院，站上了传授古典文学的讲台。国家拨乱反正，也改变了瑞云的人生。但这时候已到了知命之年，他不得不考虑既没有文化又千里睽离三十年不得相聚的妻子，不得不关注劫后余生的儿女，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挈妇将雏，投奔黄石，进入湖北师范学院。现在他可以放开手工作了，但给予他的工作任务又实在太多。学校行政，社会职务，编辑重担，没有一日或停，而且他从没有脱离教学。他向中国赋会提议整理历代辞赋，随后受邀担任副主编（两位副主编之一），耗费的时间即长达五年，整理自先秦直到清末两千几百年的全部辞赋，填补了古籍整理的一方空白。七十岁退休之后，仍然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工作。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；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”十五年间，他一无助手，二无保姆，三无科研项目经费，甚至请不起打字员，八十岁才自学电脑，孤身苦战，沥血呕心，先后出版了《诗苑英华》《词苑英华》《老子本原》《庄子本原》，这部《论语本原》